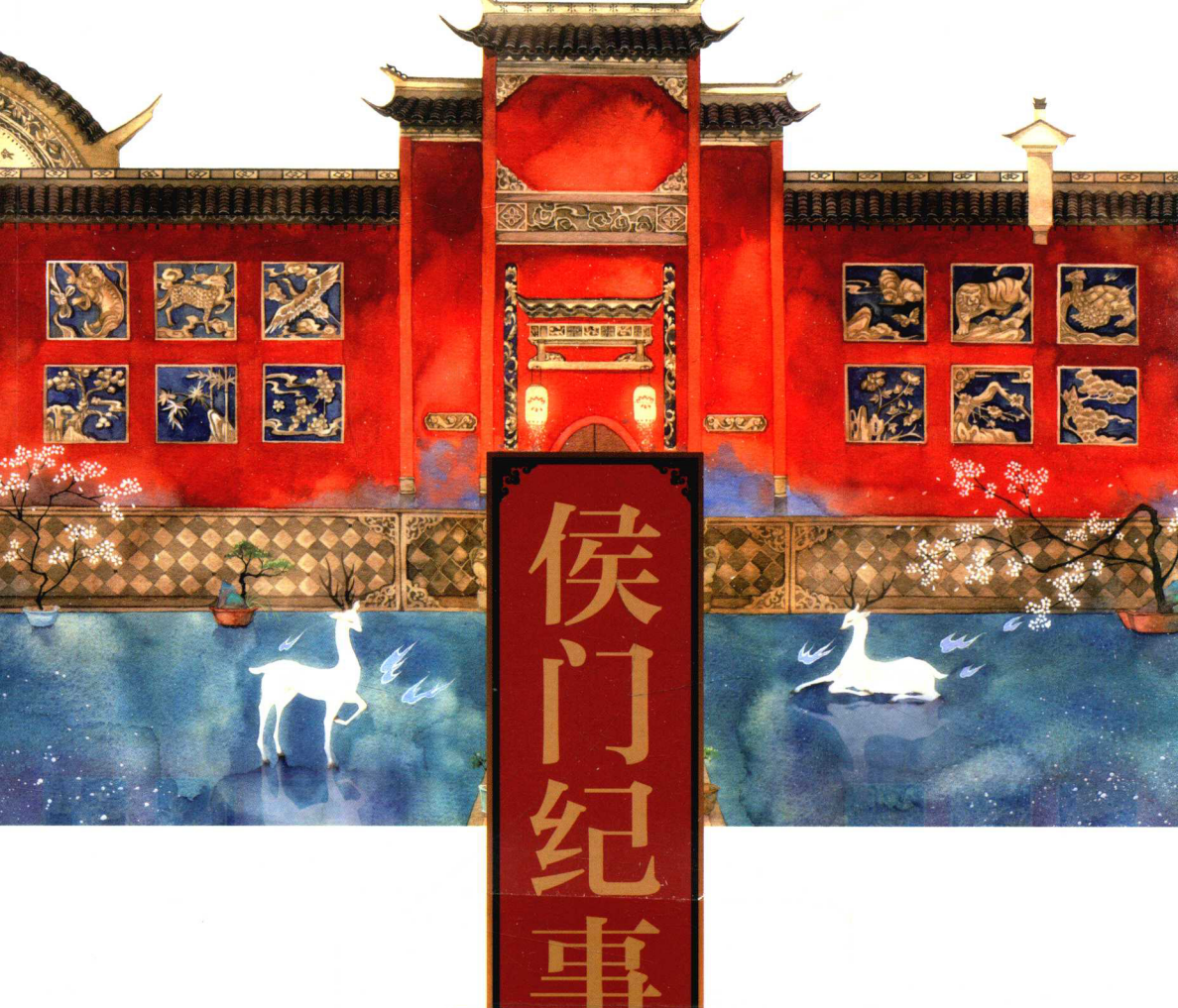




侯门纪事

淼仔

著

中册

是什么才下了眉头，又上了心头；

是什么无情恼来又多情；

是什么愁如一江春水，又喜如明月倚楼；

是什么让双溪蚱蜢舟里，载不动这许多的喜和忧。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第三十五章

伤离别

淼仔
著

侯门纪事

中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门纪事 / 淼仔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552-4103-4

I. ①侯… II. ①淼…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771号

书 名 侯门纪事

著 者 淼 仔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易 超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8

字 数 6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103-4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目录 上册

001	第一章 意外来临的亲事
005	第二章 搬起石头伤自己
010	第三章 京中远客
016	第四章 考校
024	第五章 慧眼宝珠有鄙夷
031	第六章 拜年
038	第七章 动情
048	第八章 京中定亲事
058	第九章 祖母有旧事
066	第十章 永不纳妾
071	第十一章 无端被掳受煎熬
079	第十二章 送回家去难解释
084	第十三章 太子亲临来安抚
091	第十四章 公主驾到
096	第十五章 房有忠仆
102	第十六章 宝珠有铺子
111	第十七章 惊闻姐姐去劝解
114	第十八章 成亲
125	第十九章 初见姑母
129	第二十章 吃饱才能洞房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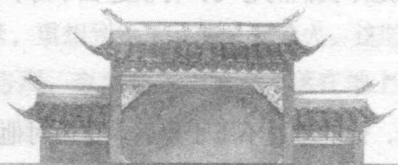
135	第二十一章 悲催的洞房第二天
139	第二十二章 搞笑的阮家小二和小王爷
144	第二十三章 今年不拜年
152	第二十四章 姑母是娘娘
157	第二十五章 全家上门相亲事
164	第二十六章 我们是来吃年酒的
180	第二十七章 两个考篮
186	第二十八章 我有新衣裳
195	第二十九章 探花
203	第三十章 原来是姑母
212	第三十一章 亲戚到来
225	第三十二章 胡闹的舅爷奔武举
233	第三十三章 太子怒斥表弟
242	第三十四章 嚶嚶和嗡嗡
	中 册
251	第三十五章 伤离别
266	第三十六章 送宝珠也去
275	第三十七章 故人相见非知己
290	第三十八章 陈留郡王
296	第三十九章 恼恨的凌姨娘
303	第四十章 英姿少年挑郡王

目 录

308	第四十一章 有多报爹
318	第四十二章 夫妻太原重会面
328	第四十三章 拜祠堂惩恶人
337	第四十四章 国公府旧事
343	第四十五章 袁家旧居
353	第四十六章 难事出来见真情
370	第四十七章 有喜
385	第四十八章 兄弟反目为父亲
405	第四十九章 宝珠出手
415	第五十章 妯娌初相见
428	第五十一章 为舅父正家风
441	第五十二章 国公夫人和凌姨娘的各自懊恼
451	第五十三章 万大同
467	第五十四章 原来你我一家人
485	第五十五章 金蝉脱壳公子跳脚
	下 册
497	第五十六章 自己的事情自行承担
514	第五十七章 挂念宝珠出京去
525	第五十八章 唯一的小弟，唯一的加寿
534	第五十九章 小王爷来借兵
542	第六十章 太子党们来相助

目 录

562	第六十一章	石头城大捷
580	第六十二章	将军归来
593	第六十三章	整顿国公府
602	第六十四章	家产九开
615	第六十五章	加寿的大红包
626	第六十六章	头一回似一家人
634	第六十七章	加寿抓周
642	第六十八章	为慰姑母送女儿
658	第六十九章	加寿定亲
667	第七十章	疼爱女儿把京进
679	第七十一章	皇后早绸缪
684	第七十二章	吉瑞与妖法
689	第七十三章	袁训拒亲
695	第七十四章	母女威武
702	第七十五章	订亲真相
711	第七十六章	袁柳争斗
719	第七十七章	柳丞相触霉头
727	第七十八章	产子
737	第七十九章	加寿做寿
745	第八十章	加寿成亲
755	番外	天作之合



第三十五章 伤离别

皇后宫中，皇后正会见辅国公和陈留郡王。

两个人都长跪着，皇后看上去倒是心平气和，就是说出来的话，让辅国公和陈留郡王哭笑不得。

她坐在红漆彩百鸟朝凤的座椅上，手指随意地搭在嵌着无数宝石的扶手上，漫不经心地在说一个故事：“就这样，老程婴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替死，保全了赵朔的儿子，从此千古留名。”

这是托孤救孤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的晋国。大夫屠岸贾为争权杀了赵朔满门，赵朔的妻子是公主，在宫中待产避祸，产下一个儿子由程婴抚养长大，为避屠岸贾搜寻，程婴假称自己的儿子是赵氏孤儿，送出去受死。

皇后缓缓道来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她内心的气愤——你怎么不代我侄子去！

她气愤地借这个故事来责备辅国公，隐含着我的侄子如果有半点儿损伤，我就和你拼了的意思。

陈留郡王想笑又不敢在这里笑，但想到小弟实在“唯一”，已经是无敌的地步，又让人笑意一阵一阵地往上翻。

可怜的岳父，你把小弟当成亲生儿子教养了十一年，现在竟落个皇后要怪罪你的地步。

“你说是不是？”皇后正在说她怪辅国公的原因，“都是他一身的武艺惹的祸。”话头一转，眸子也随着转到辅国公身上，皇后淡淡地说，“听说是你教的。”

辅国公顾不上喊冤枉，还得恭敬地答应：“是。”

“你打小教他这些做什么？”皇后隐隐有怒气。读书最高，你教他念书不就行了？旁边坐着的瑞庆小殿下正翻着书，她身边堆着十几本书，她翻着其中一本，也跟着插话，小殿下一本正经：“就是嘛，不会武艺就不会去当兵。”

陈留郡王心想您这不是寒我们的心吗？打仗这么不好，那我们守边城的人全都是傻瓜了？

辅国公再道：“是。”

他的外甥就要去战场，他的难过不下于皇后。皇后对他说的责备话，他几乎没往心里去。反正娘娘有气，让她出气就是。

皇后白了他一眼：“是什么？”
从进来你就是是的。

辅国公叹气，如实地回她：“娘娘，他自幼在边城长大，在那地方不会功夫可怎么行？”皇后不再说了，她也是那地方长大的，知道辅国公说的是实情。

瑞庆小殿下见母亲没了话，讨好地送过手中的书，小声道：“母后您看，这里还有，这也是保全血脉不顾自己的故事。”

皇后接在手上，小殿下忙活着又去翻另一本书，敢情想用这些书来帮皇后消消气。

陈留郡王偷偷扫一眼小殿下手边的书，心想今天把这些书上的故事说完了，我和岳父也就跪到中午了。

跪会儿他是不怕的，他担心的是娘娘乱了方寸。

两边还有宫女太监，看来是心腹，但即使是心腹，宫中毕竟不是寻常地方，隔墙总有耳，有些话若是明说，头一个连累的就是皇后娘娘。

就是娘娘自己，发泄怒气也用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陈留郡王想辩解几句，也得一样用隐语。

去边城也不全是在刀剑下面过，再说那是自己小舅子中“唯一亲的”，陈留郡王就大胆回话：“回娘娘，去的人有一部分在我帐下。”

这本是劝娘娘不要担心，我自有照应。皇后却顿时黑了脸：“嗯？从此到你手底下是吗？”你是赤裸裸地威胁本宫要对你客气点儿吗？

这种心思让辅国公都忍俊不禁，她是怎么想到威胁上去的？

笑容才出来，又让皇后狠狠瞪住。辅国公忙收住笑容，暗示娘娘：“陈留郡王为人宽厚，就是夫妻之间也是相敬如宾，对妻子极好。对手下的人嘛，也从来不差。”皇后娘娘面色稍缓，哦，这位郡王是我的侄女婿啊。

不是外人乃是一家人。

陈留郡王和辅国公觉得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瑞庆小殿下又递上一本书：“母后还可以说这个故事。”

跪在地上的翁婿一起苦笑，小公主您少说几句更好些，您说多了是添气的知



道吗？

皇后果然又眉头一紧，重想到侄子，便又要恼火。这时，外面有人宣道：“皇上驾到！”没有预料的宣告声，令皇后手一抖，书落在地上，一个宫女利落地上前捡走。小殿下也迷糊：“父皇来了？”

母后故事还没有说完，父皇来了母后还肯说吗？难得母后肯要瑞庆帮忙说故事，小殿下才找到成就感就被打断，很有些遗憾。

皇后、陈留郡王、辅国公，不约而同地镇定下来。

皇后想到她会见这两位外臣，是早就回过皇帝且宫中记过档的。她就问问从军的事儿，也不算什么，便镇定了。

辅国公和陈留郡王也是一样的想法——娘娘会见外臣，是皇室给的脸面，而且并没有说什么呀。

三个人都面色平静，候着那脚步声走近。皇上微笑而进。

“父皇。”小殿下欢呼一声，此处不是金殿，她小跑过去扑到他怀里。皇上抱起她掂掂：“我的女儿又重了，看来一直按时吃饭，没有偷吃点心。”听到说吃点心，小殿下眉飞色舞：“宫里的点心，是御膳房林嬷嬷做得最好；宫外的点心，数袁师父家里的最干净。”

看似无意中，小殿下先提起坏蛋哥哥，她苦着小脸儿：“但是袁师父不当官却要当兵，只怕以后他们家的点心就不再好吃了。”

皇上抱着她坐下来，让皇后等人起身，又对瑞庆小殿下笑道：“为什么他当兵去了，点心就从此不好吃了？”

“好吃的点心是那家的宝珠做的，袁师父走了，她难道不哭吗？她哭了不肯用心，点心就不会再好吃了。”瑞庆小殿下愁眉苦脸求皇上，“让他不要去了，好不好？”

皇上被逗笑，不过仍一口回绝：“那怎么行。”他扫视一下辅国公，温和地问道：“听说，是你的外甥？”

“是。”辅国公欠身子。

“哦，那怎么你不照应？他要往京里来？”皇上声音并不高，却让皇后眸子微紧，而辅国公和陈留郡王都惊出一身冷汗。

辅国公跪下来：“是我照顾不周，才致其母子流落京中，是为臣的不是，臣这一回前来，就把妹妹接回家去养老。”

皇后咬咬牙，我有答应你接吗？说得好轻巧。你接走我的弟妹，我可怎么办？

皇上的这一句问话，正中辅国公下怀，他就势提出接走袁夫人的话，而且顺理成

章，辅国公充满希冀。

皇上却笑了：“不必不必。”正在腹诽的皇后、正在腹诽的辅国公、正在想岳父可以如愿的陈留郡王三个人都愕然——怎么就不必了呢？

瑞庆小殿下张张小嘴想说什么，又想到父皇正在会臣子，是不能乱说话的，就又闭上。皇上逗着她玩：“你又想说什么？”

“她住着自己都不说走，为什么要接走呢？她要回去，难道她自己不会回去吗？”

童稚幼语清脆悦耳，皇后微微一笑，辅国公又要冒汗，而陈留郡王忽然发现小殿下聪明极了，她句句都向着皇后说话。皇后不好说出来的话，都由她说了。

皇上一笑：“有理。”转向辅国公：“爱卿，公主的话，就是朕要说的。”再语转淡，“袁御史就要去从军，太子对联说，有个要职给他。他的母亲，还是留在京里吧。”

到此，皇后甚是得意。辅国公则背上一阵寒凉，不过继而心头又有喜色。不许妹妹离开京城，意味着外甥又要高升，这是扣留的意思。而皇后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眼看着侄子从军不能挽回，又白了脸。

皇上好似没看见：“朕正想找你们说说，听说还没有出宫，在皇后这里，我就过来了。啊，国公，你处原是有监察御史的是吗？”辅国公忙道：“是，原有一位监察御史。”

皇后还想试试挽回，趁皇上沉吟还没有开口，赔笑进言：“袁家是淑妃的同乡，袁训那孩子争气，听说他不懂事儿放着官不做要去当兵，淑妃正在难过呢。”

皇上闻言，把脸沉了下来。语声不高，却震撼人心：“那你就应该狠狠斥责她，去了她的妃位也是可以的！”

听到这么严厉的责罚，皇后战战兢兢，但依然壮着胆子为淑妃再讨情面：“她也就是看那孩子不忍心。”

“胡说。”皇上严厉起来，“当着满京城百姓的面，告示贴在那里，就是皇亲中也走了几个，何况是他！他不走，死罪！”

当！瑞庆小殿下把手中的茶碗摔了，皇后更是面无血色，几乎站立不稳。

皇上重新抱起小殿下，才有了笑容：“你要为你的师父讨情是不是？你的师父可是自己愿意去的，他的官职已经不错，他还另有抱负，父皇喜欢他这样的人，已经命太子嘉奖他，等过上几年，他在军中历练后，再回京里，足堪大用。”

瑞庆小殿下本来是没有感觉的，还曾觉得坏蛋哥哥走了再也没有人敢打自己手板



儿，而且又能出京去边城玩儿了，是件好玩儿的事情。但听到说死罪时，她竟戚戚起来。见父皇还是温和的，小殿下抱住他手臂哇哇哭了起来：“我不要他走，我要他教我念书，父皇求你不要让他去。”

皇后悄悄拭去几点泪水。

辅国公和陈留郡王更觉得压力山一般沉重，都低下头不敢说话。

皇上哄了女儿几句，像是才发觉还有两个臣子在这里，觉得让他们看到公主哭闹不好，就命辅国公和陈留郡王退出去了。

翁婿两人直退到宫门外面，也没有说话。各自上马回到驿站门外，辅国公才叹息道：“这事儿，是他太任性胡为了！”

他狠狠地说出这句话，忽然一怔，面上浮出苦笑。他看到天井下面有两个人过来，白发飘飘的是南安侯，白发苍苍的是安老太太。见到这两个人，辅国公不用问也知道原因。陈留郡王也看到了，他为袁训的任性而在宫中听足了娘娘的训话，不想再多听南安侯的抱怨和老太太的悲声了，忙道：“岳父，我想起还要去个地方。”之后，脚底抹油，走了。

二更鼓响，宝珠坐在黑暗中抱着膝盖。房中没有掌灯，无边的黑寂笼罩房中。虽然夏天的夜晚是热的，但宝珠依然打心里冒着寒气。

又一天将要过去，他今夜也不回来吗？

宝珠已不再哭，木着脸静听着房外风声木叶声，还有她的心碎声。好似星辰落地摔成晶莹八瓣的同时，那碎晶裂开着发出响脆声，顺便不当一回事儿地扎碎宝珠的心。

她记起上一次如此无助时，是知道原来自己没有父亲，而又发现父亲竟然那样重要。她当时坐在石阶上揉着眼睛哭：“余家哥哥要带我去看花。”

“姑娘，你就要大了，该懂事了，你没有父亲陪着，不能出去。不比小时候，可以和余公子出去玩。”奶妈耐心地劝着她，劝到最后，劝得奶妈一片心酸，竟也哭了。

像是七岁，又像是八岁。安家的女儿八岁以后，安老太太就不答应她们和青梅竹马的玩伴一处玩耍了，奶妈后来说像是又早一些，应该是八岁以前。

微微的泪让宝珠眸子模糊，她的思绪又飞到前年的灯节，表兄把宝珠护在身前的那双臂膀，坚实而有力……宝珠在灯节晚上情动，就是盼着有双臂膀陪在身边。

可现在，他就要走了，他不打一声招呼就要走了，是宝珠做错了什么吗？

宝珠早已告诉自己不要哭，哭也没有用，等到他回来见到，也让他看不起。可泪

水随心情悄然滑落，全不由她控制。这时候，有脚步声传来，轻轻的，和他平时大步而来全不一样，但那熟悉的节奏如更鼓声般，敲击在宝珠心上。

宝珠绷紧身子，睁大眼睛迫切地往外面看，见那熟悉的身影悄悄进来。他轻手轻脚地，不想打扰到宝珠，但借着月光，还是看到床上坐着的人儿。

那一刻，宝珠看出来袁训有想退出去的想法。

袁训怕见宝珠，他怕宝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无颜以对，无话回答。他本想走的那天再回来，收拾几件衣裳了事。宝珠肯定是要哭的，宝珠的哭声已经把他耳朵灌得整天也忘不了，早回来再让宝珠灌两天，袁训怕自己会软弱地说不走。

但他舍不得，他今夜还是回来了。

本以为宝珠已睡下，却见到宝珠眸色晶莹，正在哭泣。他本能地往后退，隐约见到宝珠身子动了一下。是颤抖，还是想起来拉他？袁训也不知道。但这身子微微一动，激起袁训全部的内疚和思念。他取出火烛，点燃了放到床头，抬眸看宝珠时，只见她面容苍白，就好似一把火点在袁训心里。

他嗓音发颤叫着：“宝珠。”人就压了过去。

见到宝珠时会这样，袁训早有心理准备。而宝珠也同时扑了过来，把袁训紧紧抱住。不管抱住哪一块儿，是握住手臂，还是拧住他的腰身，宝珠都还在拼命地继续抓紧，哪怕抓得足够紧，她还是觉得他随时会溜走，就再抓紧些……

铺天盖地而来的感情，把两个人都牢牢地包裹住……

这一刻，天和地都似消失了。绣虫草的绡帐，枕头边的轻罗扇，也都从眼角中消失了。这一刻，袁训心中只有宝珠，宝珠心里只有袁训。

人最原始的欲望，在小夫妻身上爆发。这欲望爆发时，没有功名、没有誓愿、没有考虑、没有环境，没有将军黄沙里，也没有碧窗宝珠明，只有你需要我和我需要你。

袁训把宝珠揉着往自己怀里塞，都不管自己力气大到像在掐宝珠、拧宝珠、把宝珠揉碎成渣和在自己血脉里。而宝珠也不管不顾地，再也不想恭敬矜持得夫妻床上也应该有一定的羞涩保留，她像露珠儿融进一汪水般抱紧丈夫，像一滴水融进大海中一样了无痕迹。结合，本就是愉悦的，小夫妻更在今天两相融化，恨不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方才满意。

那攻城略地般的亲吻无处不在，铺天盖地不管轻重地到来，那嚤嚤的娇息声留恋缠绵，温存纠葛，不愿意斩断。

这种热情就是天地也能化为热流，何况是这一对相爱又互相满意的夫妻呢？



感情可以融化一切，热恋可以消除痕迹。宝珠在热得几乎把她烫化的怀抱里觉得自己又是那个被爱着的小女人了，天是自己的，地是自己的，表兄的心也是自己的。她就更依恋、更舍不得他，她把自己奉献出去，竭力地把自己最好的怀抱、最暖的热情也给他。

两个人都像干涸的土地，拼命从对方身上汲取着什么，又像拥有一切的星空大海和森林，努力地给予对方。

他们都怕对方收不到，又怕自己得不到，于是就更狠更重地把对方往自己怀里揉，往对方的怀里去。

床前红烛弱如萤草，也能感受到夫妻情深似的摇曳着，像是要把最好的光华送给他们。夏风微微，也不往床前来吹，似乎怕把迷了他们的眼、烫了他们心的汗水给带走。

是什么才下了眉头，又上了心头；是什么无情恼来又多情；是什么愁如一江春水，又喜如明月倚楼；是什么让双溪舴艋舟里，载不动这许多的喜和忧。

在这个夜晚，宝珠没有诧异袁训不同于寻常的粗蛮，袁训也理解宝珠不同于以前的奔放。平时出门一天也会回来就携手相对言笑，好像几天没见一样，以后就要经年不能见了。平时破个谜、吃个果子娇痴调笑，成亲数月还若新婚，以后黄沙青草独想，伊人袅袅随风。

袁训在情到极致时，转为轻掬低吻。宝珠在握紧他以后，又怕弄痛他，总会轻轻拂上一拂。这种轻掬与轻抚，更让两个人四目相对，爱恋十足。

宝珠在最充满柔情时，想到几句词。它们和着窗外月，来得全然不费工夫：“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二年三度负东君……著意过今春。”

她断断续续地想着，也许这词有对得上景致的一星半点儿，也许这词压根儿对不上，宝珠都不管了，她只要在此时此刻里，著意过今春。

沉沉睡去的时候，两人手指还纠缠地扣着，合在一起。宝珠和平时一样，往袁训怀里缩着，已是夏天了，他们夫妻秋天成亲，这是婚后的第一个夏天，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热，而袁训没有拒绝，就是他自己，也固执地睡着了还抱紧宝珠的小腰身，似一生一世般扣在手中。

再醒来时，宝珠睁开眼，见天色已明，而自己是独自一人。她欠起身子，就听到外面有细微的动静。

宝珠起身过去，只披着长长的一件罗衣。她见到袁训半弯着身子在榻前面，榻上小几放着老蓝色的一个包袱皮，袁训正往里放着衣裳。

“不。”宝珠轻呼一声，奔跑着。袁训回身，宝珠握住他手中的衣裳，一言不发地扯到怀里，紧紧抱住，仿佛留住他的衣裳，就能留住他的人。

袁训鼻子一酸，低声道：“别这样，宝珠你不要这样。”试着把自己的衣裳再从宝珠手里拿出来。宝珠固执地抱紧，袁训稍用了力，就夺出一点儿来。宝珠再往怀里抱抱，袁训再夺出一些来。

你夺来我抢去的，宝珠忽然发了脾气，丢下衣裳，转身跑回内室。长长的罗衣角和罗衣上的带子随着她的急步轻飘起来，更拂动袁训就要离去而内疚的心。

袁训虽拿回衣裳，却又忘记放进包袱。他下意识站着，对着宝珠的背影看着，直到看不到时，袁训还在等着，他知道宝珠会很快回来。

宝珠再次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时，怀里抱着一大摞衣裳，全是袁训的，跑回来气喘吁吁往榻上一放，又再进去，再抱出一堆衣裳腰带、鞋子出来，往榻上一放，人呼呼地喘息时，又开始没头没脑地，一件又一件地往包袱里塞。

那包袱就那么点儿大，这是袁训早就想好的，几件衣裳一把剑，就可以走天涯。

而宝珠把一堆衣裳往里塞，塞到包袱胀得有原来几倍大。再塞就胀破时，宝珠悲从中来，自己深爱的丈夫还是要走的，想哭又觉得不能再对着他流泪，宝珠就把身子拧到一旁，默默地垂泪。

温暖的手臂从后面搂住她，袁训没有劝她，只是温柔地抱住她的肩头，这温柔一直传递过来，直到宝珠的心头。

眉头上似有，而心头上也满了，宝珠不回身，只握住他放在自己肩头的手腕，轻轻地摇了摇。

此时此刻，他们又陷在缱绻中……

打破这旖旎的，是房外的叫唤声。这声音穿林破风而来，在别人家里大叫，叫得没有半点儿不自在：“袁兄，四表姐，小二我来了。”

袁训和宝珠迅速从情深中回魂，两个人同时想到的都是对方。袁训把宝珠肩头一拨，宝珠就变成面对着他。袁训慌手慌脚地用手掌在宝珠脸上拨拉着，把她已干的、没干的泪痕全都擦掉。宝珠则急急忙忙为袁训整理衣裳，把他从上到下乱的、没乱的衣裳全整理了一遍。

小二到了门外。

好在他还知趣，知道这房中住的是一对就要分别的夫妻。见挂着竹帘子，小二就没直接进来，在外面先道：“咦？难道不在吗？”

其实他透过竹子帘早看到里面有人在

袁训忙答应：“在呢。”他又推宝珠：“小二来了。”



宝珠也忙道：“小二，快请进来，你表哥他在家。”

袁训低声和宝珠取笑：“废话，我这不是才答应过，我不在家我怎么能答应？”夫妻亲昵一如平时，宝珠也忍不住笑，见表兄打趣自己，便道：“还不是你让我答应的。”袁训哼上一声，学着宝珠也来了一句废话：“小二快进来，你表姐也在家呢。”

边说边转身去接小二，背后吃宝珠捶了一记粉拳，接着传来宝珠的哧哧低笑声。

夫妻微一怔，这种日子是多么好啊。随即，袁训若无其事地去见小二，小二已经进来了，不容他再多想别的。

“袁兄，表兄，表姐夫。”阮家小二一气对袁训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袁训和宝珠都觉好笑，袁训问他，“你到底想叫我什么？”

小二眼珠子发亮：“叫你什么都应当，叫什么也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敬佩。”袁训往自己周身看看，又叫宝珠：“你看我今天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宝珠就凑趣儿过来，一本正经地打量几眼，点头道：“嗯，无赖的劲头更浓了。”

“找打不是？”袁训挥挥拳头，宝珠一笑走开：“小二我给你泡茶。”小二谢过她，继续对着袁训大加夸奖，宝珠在帘子外面听得一字不少。

“我早知道你是有抱负的人，你不似我哥哥，就会在家里喊我要出门儿，父亲把他骂上几句，他只能在家里装软蛋。”

袁训这才明白小二对自己的敬佩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惊奇：“小二，你这粗话从哪里学来的？”

小二还是块璞玉，奶妈婆子丫头珠围翠绕着。骂上几句粗话，怎么听都不是味儿。

小二却不管他的诧异，学着袁训挥舞着拳头，激动得近似声嘶力竭：“粗话怎么了？你别管我说不说。我只佩服你好男儿大好年华沙场醉卧将军梦里，我只羡慕你无牵无挂没有忧虑边城画角声声急，我只……”

袁训一把捂住他的嘴，小二就更佩服了，小眼神儿里越发充满了崇拜——这样的身手，抓小二如抓小鸡子似的，难怪敢去边城。耳边却传来袁训警告的低语：“什么是无牵无挂，别让你表姐听到！”

小二点头如捣蒜，袁训这才放开他。小二大喘口气儿，紧张兮兮地小声道：“表姐不肯吗？”

宝珠捧着茶在帘子外面：“嗯哼！”

都听到了，你们两个人知道不？

袁训忙清清嗓子，提起嗓音：“小二，你说要喝酒，让你表姐备酒去。”宝珠才

要白这两个人一眼，只见小二一副被提醒状，“对对，表姐。”他笑嘻嘻对着宝珠，鉴于刚才犯了一个语言上的错误，小二诚心地作了一揖，“有劳表姐辛苦，兄长让我来打前站，我还说不必，果然这个前站是要打的，不打就没有酒喝，袁兄他骖驰千里，非别人可以比得的，但比不得的这些人呢，咳咳比如就有我那让父亲一骂就缩在家里不敢出门的兄长。”

宝珠又让他逗得忍俊不禁。

“咳咳，还有董表兄，拍胸膛夸口说他也飞千里，让董伯父骂得也成了窝里驹。”

袁训啼笑皆非，窝里驹这话，是小二你的杜撰吧？

“他们全比不得，但送行这事儿还是要到场的，他们马上就到，没有五十人也有三十人。按日子算，袁兄你明天就要离去，表姐今天总得给你做点儿好吃的吧，也算我们一份儿。”

小二说完，宝珠愣住。

是啊，她总得给他做一点儿好吃的吧。可这几天只顾生气难过了，竟没半点儿准备。而小二切实地提醒到宝珠，他明天就要走了。

宝珠慌上来，茶也不送了，把茶盘子往袁训手中一塞，对小二道：“有有。”打帘子出去就叫：“红花。”

红花从房里出来，殷勤一如平时：“奶奶唤我什么事？”宝珠急急地道：“随我到厨房去看看有什么菜，再叫顺伯套车，送你去买菜。”

说话声传到房里，袁训幸福地一笑，小二凑过来觑着他脸色：“看你表情，我立了大功吧？可给我什么奖赏呢？”

袁训见到陈留郡王就要管他要东要西，阮家小二一样知道自己有这权利，兄长房里是可以瞄东西的。

小二一边说，眼睛一边对着书案上几支翠管笔扫过去。袁训无奈，那全是他心爱的笔。这时想起手中还端着个茶盘子，就往小二手中一塞，大方笑道：“这个给你，小二，你看这茶碗是官窑的，你表姐疼你，泡的是新茶，这新茶可是八百里快马送来的，京里铺子里还没有，你快尝尝。”

小二嘀咕：“小气鬼，拿新茶糊弄我。过了河你就拆桥，刚才怕表姐多心那会儿，你怎么不糊弄我呢？”

喝一口茶，满口鲜香，小二也就暂时安分了。

长亭风凉，夏天日头再肆虐，也抵不过长长官道上吹来的空旷之风。几朵小红花开在野草中，伸头探脑看着长亭外的这群人。

